

# 南浔古镇

(外二首)

□吕刚

这是最后的江南据说。虽是据说他却当了真闷热的八月的午后不忍心空调屋里待着雕花的闺房绣榻也不辗转留恋坐到留荫庐后花园里品茶。看花一支烟功夫蚊子都饱了他饿了顺着运河走这头上那头下的颀唐拱桥拐个弯元泰酒店是也未见沈先生隔帘看年轻老板娘的笑一桶米饭一盘东坡红烧肉小菜数种酒呢 就徐迟徐诗人那种临河水窗下坐了想数十年前桃花春水里的南浔古镇空气里的笑语不古他呷了第一杯第一口没错就这个味道

## 下辈子

勤苦了一生也没挣得好的命运下辈子他想成为一棵树静静地待在某处看世上风景或者干脆闭目填口是树边一块石头

## 啊,老虎

我随着她走鲜亮的衣衫窈窕的身材优雅的步伐我不作声我想尽量被她引领拐弯处她猛然转身我瞥见一双美眸里的幽怨与惊恐垂下头我继续走路我想告诉那姑娘是啊 这里有一只老虎但伤不了你它关在我多么结实的身體里

盛夏的一个黄昏,我们去白鹿原。向力把车开到了白鹿原西北角,西蒋村。这里是忠实的故里。他的散文名篇《原下的日子》就是写他晚年住在这里的一段生活。而巨著《白鹿原》更是在他的老屋写就。我们在忠实的旧居前,静静地待着。

那年,忠实邀我们一行造访他原下的老屋。他陪我们漫步瀟河滩,讲他当年如何夜以继日地领着大伙修筑瀟河河堤。他当时是工地总指挥、公社副书记。他笑着说:“年轻,不知道累,真是没明没黑地连轴转!”他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手里的雪茄随着手臂挥动,一明一灭。

我老伴一个劲儿地东瞅瞅,西看看。忠实笑了:“李老师,寻啥呢?得是又想挖野菜了?”

匡夔、薇林和我都笑了,忠实自己也笑了。惊起了一群大雁,蹿向蓝天。

这些似乎都是昨天的事。那时,门前一方新竹,才筷子粗细,妩媚在春阳里。如今,竹子已经粗过茶盅,高过屋檐,郁郁成林了。

“陈老师答应过我,让我挖他几株竹子的。”向力自言自语。“还能挖吗?”他自问自答:“挖不成了!”一腔惆怅。

大家一时无语。忠实呢?他还会笑吟吟,开门迎接我们吗?

老伴吟成四句:  
老屋依旧夕照中,瀟水长流情意浓;  
主人已去桃花源,绿竹门前影留空。  
她一边构思,一边念。唯竹叶簌簌,大地无声。

瀟水西流,车往东行。不时看见,小儿戏水河滩,白鹭翻飞在绿树丛中。

到了芸阁书院。芸阁书院坐落在白鹿原民俗村北端,东临瀟河。对岸,蓝田县城,高楼一片。暮色依稀里,秦岭静穆。芸阁书院,牛兆濂先生建于清末,名重西北,乃至全国。近几年,迁到这个新址。

广场宽敞,青砖与竖立的灰瓦铺地。白墙上,刚刚上的吕氏乡约名句,红艳艳地闪耀在夕阳中。

书院是仿清建筑,砖木结构,古朴典雅。牛兆濂先生手书门匾,是仿制的,蓝

# 清晨

□自在飞花

夏天的清晨,若不早起,似乎辜负了整整一天中最好的时光。

我并不喜欢那种郑重其事的健身方式,体育场就在我家楼下不远,办了张体育场的出入卡,可真正进去锻炼身体时屈指可数。体育场每天早晚挤满了健身的男女老少,广场舞的音乐,孩子们练拳脚的喊杀声,甩鞭子的人弄出放鞭炮般的声响,热闹,沸反盈天。唯有抖空竹的声音接近天籁,犹如青天下的鸽哨。听鸽哨自然无需进体育场里面去。

喜欢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走。见得近处有一条小巷,两旁的国槐枝叶叶葳蕤密实,甚是安静阴凉,少人走动,只偶尔有车驶过,是喧嚣纷扰中难得的好去处,顿生欢喜。友人好心警告,小巷那种地方易发生抢劫,女子独行,最好绕道别处。劫什么?我一无财,二无色,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还有身上自带的凛然正气也会令贼人望而却步吧?依旧每天早上,形单影只地走过小巷。享受晨风拂过指尖发梢的凉爽,裙袂飘飘中,让夏

# 夜走蓝田

□王仲生

底金字,楷书,端正里自有道劲之气。

室内装修,中西合璧。采光明照,相当讲究。陈设、布局处,可见“用心”。简明、精当,突显了牛先生生平与卓越贡献。

先生晚年的一帧照片,让我们久久伫立。那年,审《牛兆濂文集》稿,我就注意到了扉页的这帧照片。现在,放大了,看得更亲切,感受也就多了。

先生那一双浓眉下的大眼睛,咄咄逼人,直视着你,审问着你。那狠劲,似容不得半点虚假和丑恶。

心头闪过柳青的眼睛,一样的犀利,洞察一切的犀利。

那是1976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柳青与我有了第一次握手。略有不同的是,柳青的瞳仁,似有黄色的晕圈。

忠实的眼睛是牛先生的翻版吗?狼劲里透着冷峻和坚决,显得更大更明亮。

忠实生前曾手书牛兆濂先生登华山的一首诗,云尺长卷,悬挂在展厅,引人注目。书云:

踏破白云千万重,仰天池上水溶溶。  
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

这首诗是牛先生的自我期许,忠实很喜欢,挪用在《白鹿原》主人公朱先生身上。

朱先生是《白鹿原》唯一有完整原型的人物。这个原型,不是别人,正是牛兆濂。“牛”字加一“人”字为“朱”也,用心良苦。

忠实对我说过,他老家西蒋村隔一条瀟河,正对面就是牛先生故里:华胥新街。天晴朗时,对岸的人五官都能看清。他是听着牛先生神奇传说长大的。先生逝世于1937年,忠实迟5年出生。

八尺巨匾吸引了我们。

先生辞世周年,学生们为悼念先生,集资赠送的。楠木。颜体“薪传邹鲁”,是说孔孟之学,如薪传火,光照后人。署名者中有朝鲜,以国名代人名,谦虚也。

1938年的匾,整整80年了,光泽如新。

向力说,长久以来,此匾被人当作床板使用,几易其主,完好无损。历经抗日、土改、文革以及商品狂潮,安然无恙,实是

一个“奇迹”。

还有近年出土的牛先生父亲坟茔中的一块墓志铭,镌刻着父辈那一代人的族系名单。挖掘时不慎断为两截,所幸无碍于碑体的完整和文字的识别。这与牛先生对自己墓穴的安排恰成对照。

牛先生为关学最后一位传人,关中大家。芸阁书院的恢复,正当其时,它还会进一步充实完善。

白鹿原东南一隅,我们在农家乐进晚餐。这是一块突出的高地。凉风一阵一阵吹来。美茹说:“这哪是三伏天,这是秋天的风啊!”

深蓝色天幕,如平静的大海。一轮圆月,金黄,嵌在高空。渐渐地变黄,变淡,白色染亮了它。一颗星,闪亮在月旁,是忠诚的伴侣,依偎在夜的长空。

在城市的水泥丛林里讨生活,月亮成了久违的朋友,此刻,我们邂逅在白鹿原上。“重逢”成了今夜的酒。今夕何夕?农历六月十六。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果真如是。

远山沉睡。点点白光,闪在半山腰,该是夜的眼。

俯首脚下:蓝田县城灿烂如白昼。

瀟河两岸,沿河大道,车,川流不息。总让人疑心,那不是车,是游船在河面走。

瀟河被灯光照耀,如一面巨大的反光镜,分不清镜内镜外的分界线在哪里。

城区被一片黑色包围,如光的岛,光的海。白色发光体,一座连着一座,如玉莲竞相开放。高层建筑或圆柱体,或方柱形,或古罗马石柱组成的转盘,通体透亮,如水母沉浮在光的海洋,灯的海洋。

点缀其间的是形色不一的小高层,红、黄、蓝、绿,是梅,是菊,是勿忘我,是玫瑰? 光色变幻。时代的变迁,呼之欲出。

旅程中,我老伴说:“咱们不是要看向力盖新居的工地么?怎么没看成?”

向力笑笑说:留一份遗憾也好。

老伴又吟一首小诗,纪行:

酷暑夜坐观景台,小饮凉风习习来。  
遥望蓝关古驿道,云横秦岭月徘徊。

曾经有一段时间,喜欢上了清晨登山,我常常五点钟起床。路途遥远,需开车前往,登山完,一个早上时间就消耗完了;后又听闻长此以往,膝盖磨损,老了腿疼,走不动路。倒不是惧怕老死病痛,只怕害人,害怕坐着轮椅躺在病榻让人伺候自己。一笑。

居斗室太久,出去晨练或旅游就为刺激多巴胺分泌,否则,好端端的人也会抑郁出病来。归来,又回斗室。看许冬林的文字《寒和暖》,写大寒一处:有一种人生,也是大寒的人生。每一步,脚下都是寒气,真让人绝望。骨头冻硬了,只剩下站立这个姿势。他写的是海派画家吴昌硕;然后写自己:我身在低洼之处多年,诸番酸辛滋味尝尽,我把这当成上天检验我的修行。我在这个滨江小镇,教书刚好一十八年,青春在江风中,一年年,散尽了。唯是知道了,人间还有大寒,这节气。或许,大寒之下,方见大观。大暑刚过不久,观其文,我依然感觉到寒气彻骨,冷。于我心有感戚焉。落泪。

不经大寒大暑,不足以论人生。倘若已走过清晨黄昏,白天黑夜,大寒大暑,对于生死,又有何惧?

有一种生命,从出生到消亡,历经百天,也仅仅百天!她就生长在我们身边,在辽阔的中原大地,在茫茫的田野之中,你触目所及,尽是她的身影。没有一种植物像她这样遍布我们的田野,没有一种植物与我们的生活如此亲近。也许你已经猜出来了,但又不是那样的不以为然:不就是满地生长的玉米吗?到处都是,有什么稀罕的?的确,在乡村,在田野,她的身影随处可见,平凡得让每个看到她的人都熟视无睹。但是,我要赞美的就是她,也许是出于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她最为亲近,最为了解的缘故吧。虽然现在离开了农村,但每一次在田野里看到她,我的内心还是会被她那挺拔的生命姿态所震撼。

记得早年在家乡的日子里,大人们刚放下手中割过麦子的镰刀,就拎起锄头,让孩子们帮忙点种玉米。最难忘的场面是风雨欲来的时候,田野里站满了抢收抢种的人们,人人都铆足了劲,锄头频频抡起,节奏不断加快,仿佛在与时间赛跑。最快人心的是,刚好点完种子,风雨霎时到来,虽然个个淋成了落汤鸡,但心里全都高兴得很:有了这样一场及时雨,撒到地里的种子三两天就会发芽了!的确,时节不等人,没有今天的抢收抢种,哪有来日的遍地丰收景象!

从她们生根发芽、破土而出的那一刻起,这辽阔的中原大地就注定成为“玉米的时代”。在辽阔的田野间,没有哪种植物能像她们那样如此充满朝气,充满蓬勃的生命力,几天不见,就已经绿遍田野!站在田野间,满目生机盎然,风起浪涌,仿佛置身万顷碧波之中。如果头天晚上下了一场雨,第二天清晨你就会惊奇地发现,一夜之间,满地的玉米棵突然长高了许多——是呀,这个时节的玉米是一天一个样,嗖嗖地直往上蹿!过不了多少日子,她们就会蹿过孩子们的头顶,变成无边青纱帐!听有经验的老农讲,夜深人静时,如果你站在玉米地里倾耳细听,一定能够听到玉米拔节生长的“叭叭”声呢。

在玉米生长的季节,也不尽是勃发的诗意和生命的恣肆,更多的是流金烁火的考验。六七月份,中原大地经常酷热难耐,往往一连数日都会烈日当空,万里无云。中午时分,烈日下的玉米久经暴晒,会蒿里吧唧地卷起她们肥大的叶子。在这个当口,农民们依然要钻到地里为她们打药、锄草、施肥、浇水,像伺候“公主”一样伺候她们。进入青纱帐,就如同进了蒸笼一般,片刻的工夫就会让你大汗淋漓、衣襟湿透,黏湿的汗水和透不过气的闷热让人感到异常难受,而那宽大的玉米叶子也会毫不留情地在你的脸上、脖子上、胳膊上留下一道道划伤的痕迹。而对于人们的回报则是,那些刚才还蔫着叶子的玉米,只要喝足了水,叶子马上就会舒展开来,在微风中轻轻摇摆,发生哗哗的声音,显得倍儿精神。这时,让人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农民的艰辛,还有那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

七月中下旬,青枝绿叶的玉米在腰里长出了“胡子”,梢头开始染花。她的花儿也是那样的毫不起眼,没有鲜艳的色彩,没有耀眼的姿态,但就在人们的不经意中,风儿已经为她完成了传花授粉这一神圣的使命。此时,玉米停止生长,一棵棵肃立在田野中,像千千万万个整装待发的战士,守望着日夜的更替,孕育着大地的精华,生命的能量开始储蓄在如玉石般晶莹无瑕的玉米粒之中。快了,快了,不肯虚度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等到月亮最大最圆的日子,玉米也迎来了成熟与收获的季节。她曾经挺拔的身躯变成肥料融入了大地,而闪烁着金黄光泽的、丰硕饱满的玉米棒子被农民们一车车拉到了庭院上,留给秋日田野的是蟋蟀们奏响的忧伤的别离歌……从端午到中秋,100天的日子,在风吹雨打中,在烈日炙烤下,玉米把生命里最旺盛的绿色献给了大地,把生命中最饱满的果实献给了人们。一位伟人曾经说过:“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句话在我看来,放在满地默默奉献的玉米身上最为合适。

我爱家乡,我爱家乡的玉米!



西安晚报

西安晚报

西安晚报

西安晚报

西安晚报

西安晚报

西安晚报

西安晚报

西安晚报

西安晚报

西安晚报

西安晚报

西安晚报

西安晚报